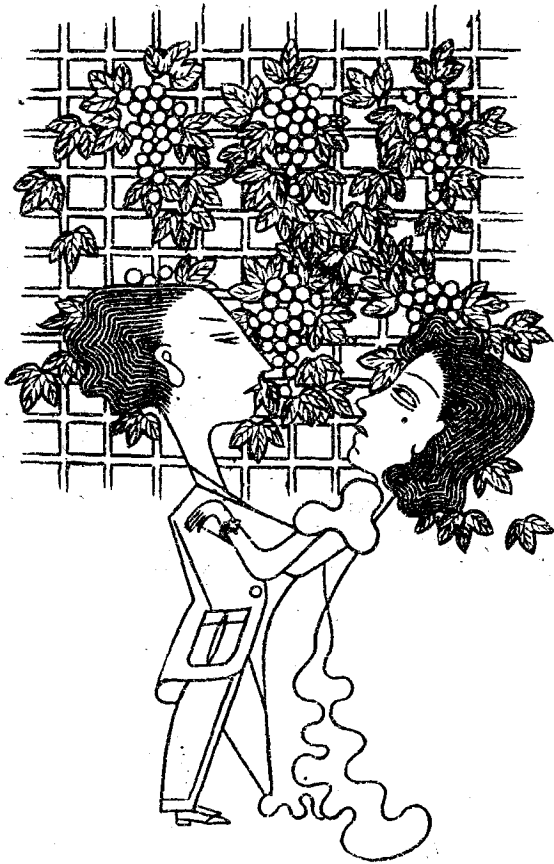


姐小海上



胡考著

上海小册

胡考著

點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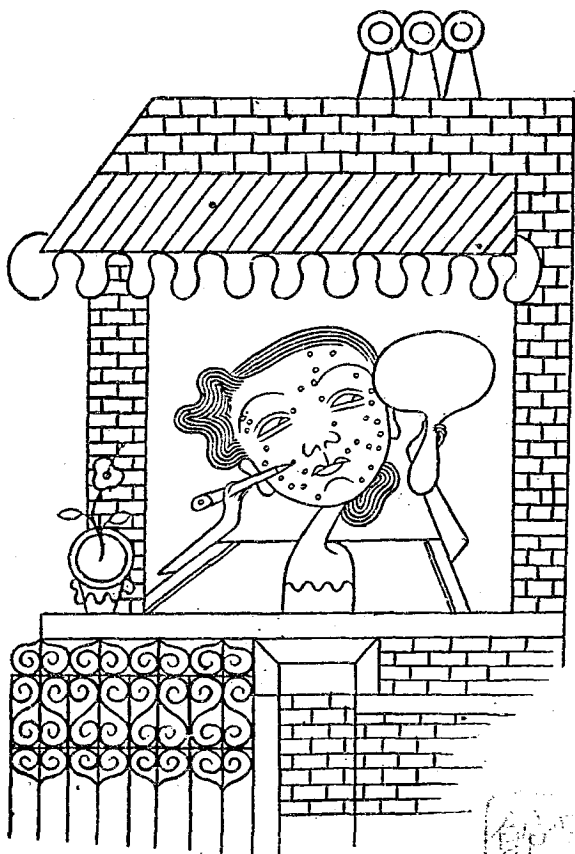
正午十二點鐘。

怪溫柔的風，吹在「上海小姐」的身上，軟洋洋的；她伸個懶腰，打二個呵欠。瞧瞧自鳴鐘，瞧瞧天上的雲。天氣是好的，太陽把翡翠般的樹枝晒出新芽兒來。

「上海小姐」的嘴角上掀起一絲微笑，巴黎香粉在臉蛋兒上塗個整齊，她照照鏡子，想在臉蛋兒上找個好所在，點一顆黑痣。

可是點了十七八九顆，總點不好，點不好就洗臉，於是，點痣，洗臉，敷粉，洗臉點痣。……

晚上九點鐘，「上海小姐」出門的時候，鼻尖兒上有顆嫵媚的黑痣。



467739

公 園

逛公園算不得摩登玩兒。可是這個明朗的春天，不逛一次公園，「上海小姐」直有些捨不得。

「上海小姐」的臂膀子，扭住了她表哥底臂灣子。兩個兒穿得山清水綠的買了兩張「派司」，在公園裏溜盪着。

忽的，「上海小姐」把眼珠子貼到額角上批着嘴角對「表哥」說道：

「公園真不是人玩的！從前還好點，現在弄得像什麼東西，只要有一張「派司」，阿狗，阿毛，都可以進來「白相」。你看：都是穿中國裝的「屈死」流氓不像流氓，「白相人」不像「白相人」。所以外國人不高興到這種地方來「白相」，來「白相」的外國人都「是羅松人」，好好的紳士真不高興來白相……來「白相」的……」

「上海小姐」一走出公園門，就賭氣把兩張「派司」撕得粉碎。



乾爸爸

這一天「上海小姐」有一筆支出。她想了想：到不如到「乾爸爸」那裏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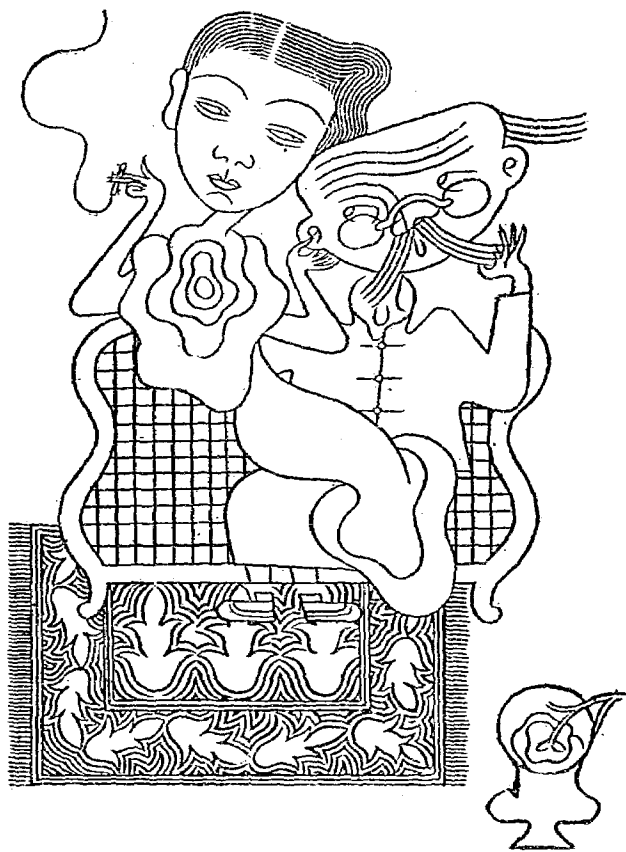
乾爸爸是挺有子兒的「閒人」，「上海小姐」一到乾爸爸那裏就坐在他的膝頭子上。她只撒上兩個嬌就提出一千五百元的要求。乾爸爸說：錢不成問題，只要她肯聽他的話，別在外邊兒跟那批小夥子一塊玩。晚上他有個好去處，非要她去不可。

「那你一定要來的！」乾爸爸把一張支票擎在手裏說。

「當然！」

「上海小姐」用口風吹着支票上未乾的字母。臨走時，在乾爸爸的臉上親了個嘴，拔了根鬍鬚笑出門去。

「玩皮孩子，玩皮孩子……」乾爸爸搖着腦袋。



小白臉

星期六晚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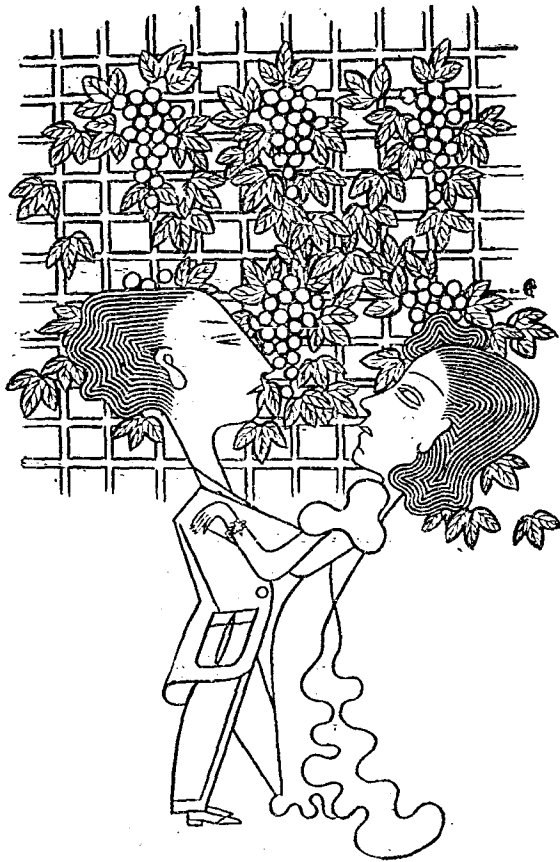
「上海小姐」摟着一個漂亮男子在「爵士音樂」的旋律裏舞着。
「親愛的！你有心事嗎？」「上海小姐」仰着頸子說。

「沒有！」

「沒有？哼！你爲什麼板着面孔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沒有！我說你一定又沒有錢用了。你這孩子真是，我叫你不要跟舞女跳舞，你偏要跟舞女跳。錢用完了就板死臉！我頂不要看這種面孔。快點笑笑吧，笑！笑！笑給我看看。噓！對呀，等一會再拿五十元錢去。可是你今天晚上要跟我玩一整晚的呢！」



撐船

這幾天真是好天氣，不冷又不熱。

「麗娃利旦」的綠色柳帶繫住了「上海小姐」的捲髮，繫住了她的表哥（又是一位表哥啊）的呢帽。

他們唱着流行的西洋歌曲，他們的身子緊貼着，他們互訴着愛慕的話。

這一天「上海小姐」的心熱辣辣的像在燃燒。——她興奮得很。可是第二天她又厭倦了這個玩藝。



宴 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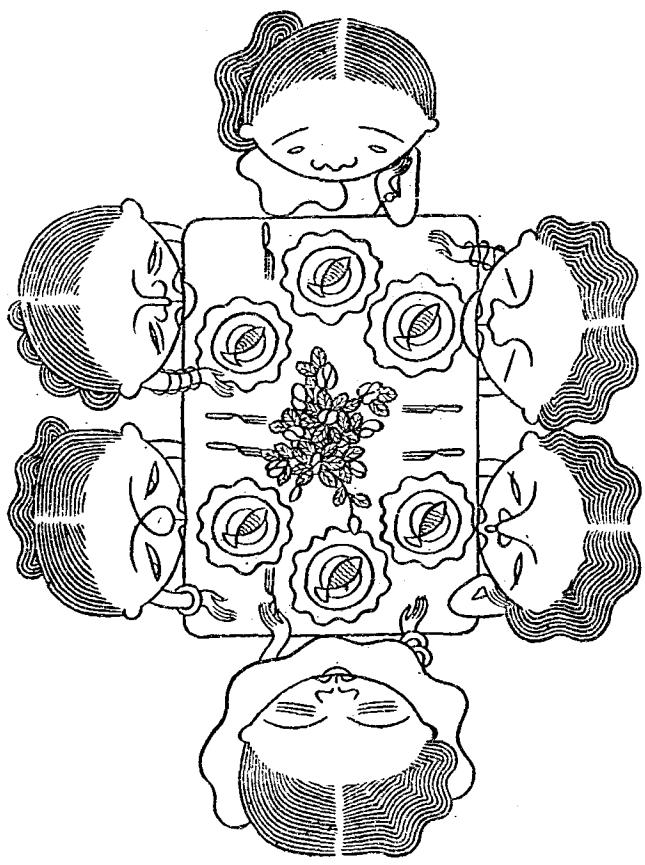
說「上海小姐」祇有男朋友；沒有女朋友是不盡然的。

不是嗎？今天她請的賓客都是大姑娘。有的是她同學，有的是同學的同學，有的是同學的同學的同學。

牠們談論着：高跟鞋的新式樣，「好萊塢」的化裝術，男人，情人，朋友的情人，情人的朋友……

晚上。「上海小姐」跟那些大姑娘分散之後：她滿心裏歡喜得很。像她心裏所想的：她的女朋友都沒有她漂亮。

她是不交一個女朋友比自己漂亮的。



愛花

花朵兒被融和的太陽薰得挺有勁地笑着。

「上海小姐」被融和的太陽照得挺有勁地笑着。

她用頂慢頂慢的手勢把花朵兒遞到鼻尖上，她希望有人瞧見她的姿態，她希望有攝影機留住她的動作。

可是平良心說：她從不愛花朵兒，可是洋鬼子都愛花朵兒，這叫她有什麼法子不愛呢！

於是有人送花朵兒給她，她也得像美國影片的女主角那麼的向那位男子漢表示同情。比如接吻什麼的……。



藝術家

交朋友像吃東西，應當換換口味。咱們的「上海小姐」就虔誠這
個意思。

不知甚麼的？她跟一位藝術家玩得火熱。

跟藝術家玩兒確乎有點詩意，比如到花園裏去馱半天，池沼裏瞧
瞧金魚，枝頭上聽聽鳥話。……

這些倒够得上味兒，頂倒胃口的是：藝術家的口袋裏老沒有子兒
，吃些點心什麼的就休想，跟他去玩兒得跑腿，什麼都不如意！

「藝術家都是窮光蛋，下趟真不高興跟他去玩」她想。



抽烟

上跳舞場的時候還早，在家裏沒的事體幹。「上海小姐」洗了個澡，拿條藤椅在自個兒的花園裏穿着「拍他馬」乘涼。指尖逢裏嵌了一支「土而奇」烟捲兒。她是專抽「土而奇」烟捲的，第一：美國人都抽「土而奇」烟捲；第二：「土而奇」烟捲不會口臭。有這二重奧妙在裏邊，她不得不抽這種烟捲，甚至她的朋友，也不能當她的面抽旁的烟捲要有誰違抗了她的命令，她會裝着猶笑把烟捲兒一支一支的丟在痰盂裏。而且立刻她會離開你！



網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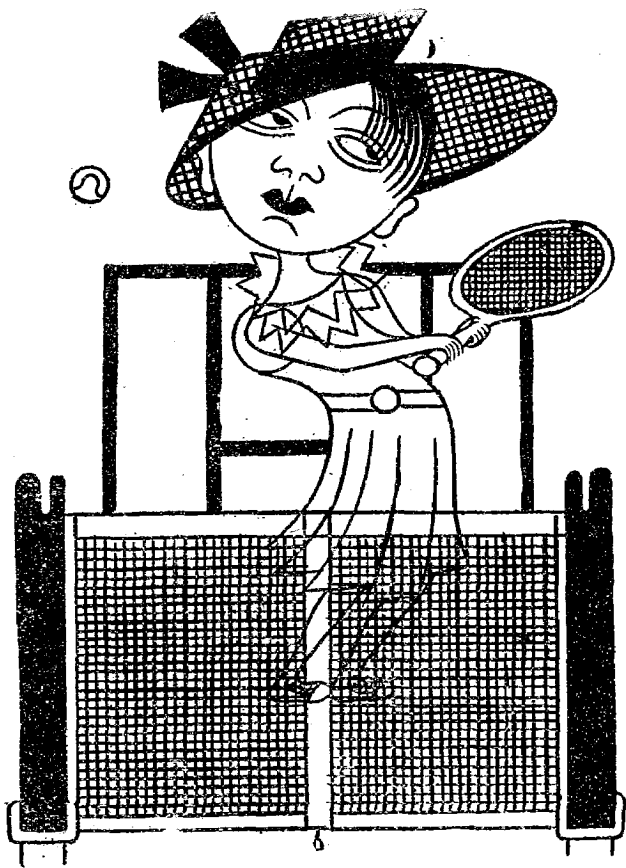
悶熱天。

屋子裏默不住，「上海小姐」挾着四五六只網球拍去打網球。

太陽火一般的，她戴一頂涼帽，免得晒黑了皮膚。

「打網球也不開心！老打不着那只球，打着的時候總要在球拍的邊沿上，不是觸網，就是「奧賽」（外邊）。網球拍實在太小了一點，要是那個網球拍有桌面那麼大，我相信我的球也不致打得這樣壞……

……「上海小姐」想。



下雨

恰巧有個去處，偏偏下起雨來。

雖說，下雨對「上海小姐」沒有多大關係，——她有雨衣，有汽車……——可是一聽見那個雨粒子打在玻璃窗上的響聲，她得眉心兒打個死結。

「上海又不是鄉下地方，真是下斷命雨，下豬糞雨，要雨的地方不下雨，不要雨的地方偏下雨。上帝也跟吾作對，真是沒有好日子過，想出去玩玩都不準吾出去，……」——「上海小姐」對自己說。



狗

「上海小姐」有條狗——是雄的，是雌的？弄不清楚，總之有一條狗就是。

她挺喜歡這條狗。

比如：有個傭人不留神把這條狗損傷了一根毛。哼！「海小姐」就得處罰他。輕則撤差，重則控到巡捕行去。

於是很多很多她的男朋友羨慕這條狗，很多很多她的男朋友跟着她愛護這條狗。



汽 油 船

上海這個鳥地方，真沒辦法消暑，游水不合『上海小姐』的脾胃，開汽車兜風真不够味兒，電風扇要扇痛腦袋，上冷氣間去怕鬧個病症不是生意賬。

「上海小姐」氣昏了頭，索興去買一艘汽油艇來學着興風，真是件出風頭的事。

好在「上海小姐」只要自個兒樂，化幾個子兒倒不在乎。



開汽車

無論如何開汽車是「上海小姐」必須要會的。「上海小姐」不會開汽車，猶之乎人不會吃飯，猶之乎丈夫不認得老婆，猶之乎娘兒們不會照鏡子，猶之乎……猶之乎……

「上海小姐」開汽車，態度安閒，什麼都不放在眼裏。好在撞壞了什麼有保險公司替她辦理後事。她可以不費一點時間到達她的目的地。



游泳

天氣一熱「上海小姐」每天挨一個表哥，到游泳池裏去獸這大半天。

她喝着「可口可樂」，彈着「曼陀林」口笛裏哼着My Darling。
小腿子上有個疤，他繫上一條手帕子，保護保護。

她瞧着很多很多紅男綠女往水裏跳。可是她回家的時候那件游泳衣是乾的。

天天都是這樣。



音 樂

稱得上摩登姐兒至少要懂得一點音樂。——西洋的。

「上海小姐」老想學習這個，可總覺沒空似的，整日整晚忙個不
了。

這一天，她發個傑勁兒，買了架提琴，回絕了她「表哥」們的約
會，打算在家裏奏一天樂。

初不料奏提琴是那麼難的。可是，轉念一想：才知道奏提琴要發
「鷄爪瘋」的，才能抑揚有致，才能奏出抖音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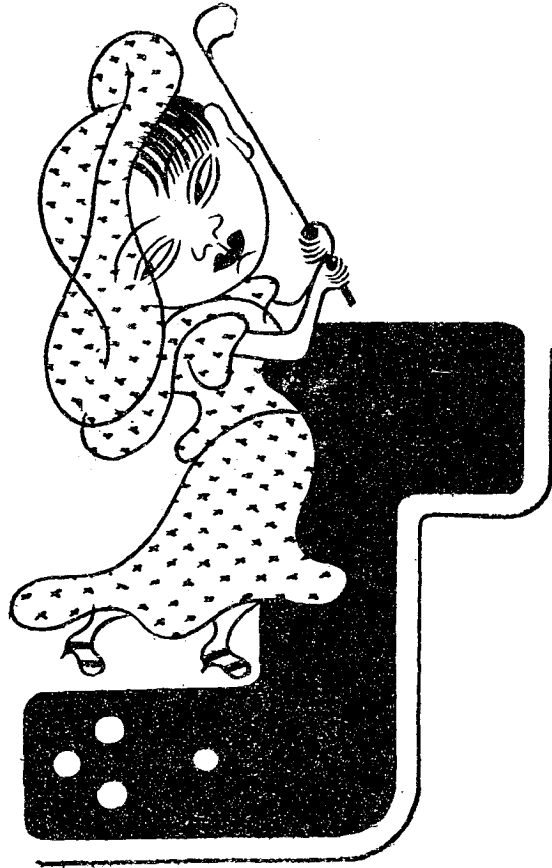


打考而夫

天熱得什麼似的，幾乎把人兒窄出油來。

晚上到跳舞場去打考而夫倒是件寫意的事。「上海小姐」對於這是早就意識到的。

打考而夫她並不覺好玩，而且自問也打不怎麼好，不過這是件漂亮玩藝，幹幹出出風頭，不幹也沒打緊。橫豎化不了幾個子兒，只求自己心眼兒樂，旁的事管她媽的！



祕書

要說「上海小姐」不會寫信，簡直是笑話。

「上海小姐」從小學讀到大學，可說也受過十來年教育，別說是寫信，就是寫詩，寫文章，她也幹得了，她也幹過。不過他懶得很，故此她請了位老同學做她的祕書。

第一：她讓這位同學出出風頭，第二：西洋的文學家都雇祕書，當然「上海小姐」有個祕書也不見得就越規。而且有興致的時候要首把詩什麼的，也不致撕掉幾十張信。



騎馬

看了「瓊克勞馥」的影片之後，「上海小姐」立刻邀了位表哥，到「大西路」去騎馬去。

她不相信騎馬沒「瓊克勞馥」好，她表哥也說她比「克勞馥」，不但騎馬比「克勞馥」好，就是馬褲，皮靴什麼的也不見得比「克勞馥」壞。

可是那匹馬有些使她爲難，老跑不快。



看書

「上海小姐」有一件事很吃虧。譬如她碰見那些文質彬彬的紳士們，對她說上些新術語，或者成語什麼的。她往往會目瞪口呆。

於是她發個傻勁，找出幾本「三角戀愛小說商」的小說來研究。

看他的小說會不會增進學識，她是沒有把握的，不過看哪一類書

比較好，她就不清楚。



大了肚皮

記不清是那一晚闖下的禍水：「上海小姐」肚子裏長出一塊肉來，漸長漸大，渾身不舒服的有些懶洋洋，口腔裏老想吃些什麼的，怪難受。

「男人真不是好東西，男人！咳，可恨他們害了我，我竟不知道到底是那一個害的，……」她思來想去的。



在病院裏

「上海小姐」爲了自個兒的病，痛哭了好幾次。她再也不願有男子漢來找她，來探看她的病了。

她自從進醫院打針之後，好幾次死去活來，所受的痛苦，是男人所不知道的。

因此她發誓不與任何男人再打交道，她預備自個兒守這一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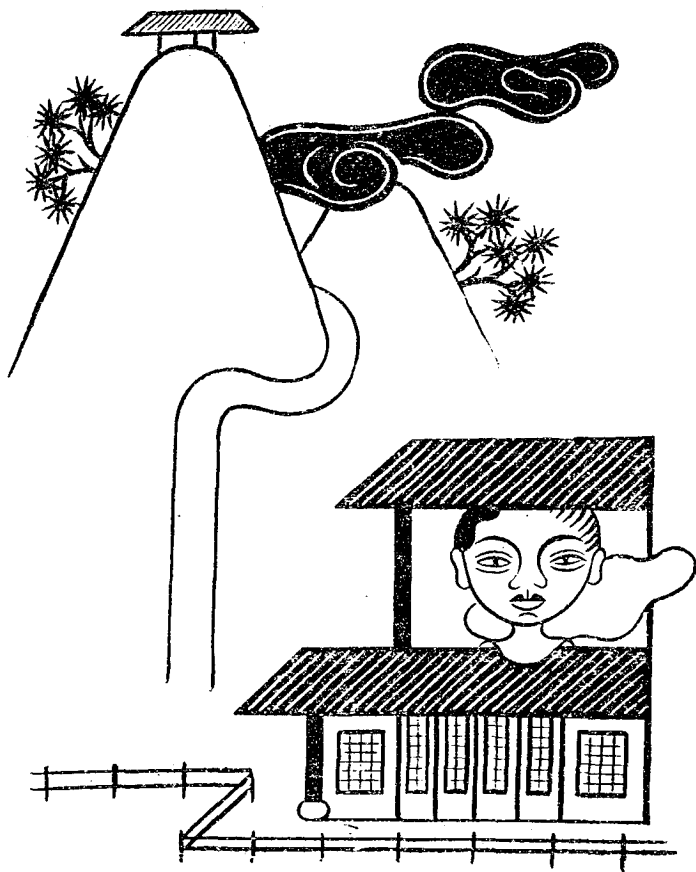


避暑

這般熱的天時「上海小姐」獸不住家裏，像狗舌頭獸不住嘴兒，那麼，足往外邊溜。

她一溜溜到「莫干山」，嘆一口氣說道「這樣好的景色，我死在這裏也願的了。」

一星期之後她又回到上海去了。



洋表哥

無論如何「上海小姐」的許多「表哥」中間很有些「洋表哥」在。

「洋表哥」本不算希罕，「上海小姐」本就有很多的「洋表哥」有洋表哥的小姐也不祇她一個。

不過「上海小姐」想練習洋語，所以對於洋表哥是特別歡迎些。
沒有旁的意義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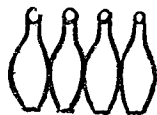
露 宿

天熱得像大爐子在身邊燒，風一點兒也沒有，這叫「上海小姐」怎麼睡得着，她是挺怕熱的人。

忽然她想到一個法子，她學窮人小子的拖條籐椅在露台上，打算露宿一晚。

可是不到半夜，她已病了。

「噯！這種事只有那班賊骨頭才配做。」她嘆息地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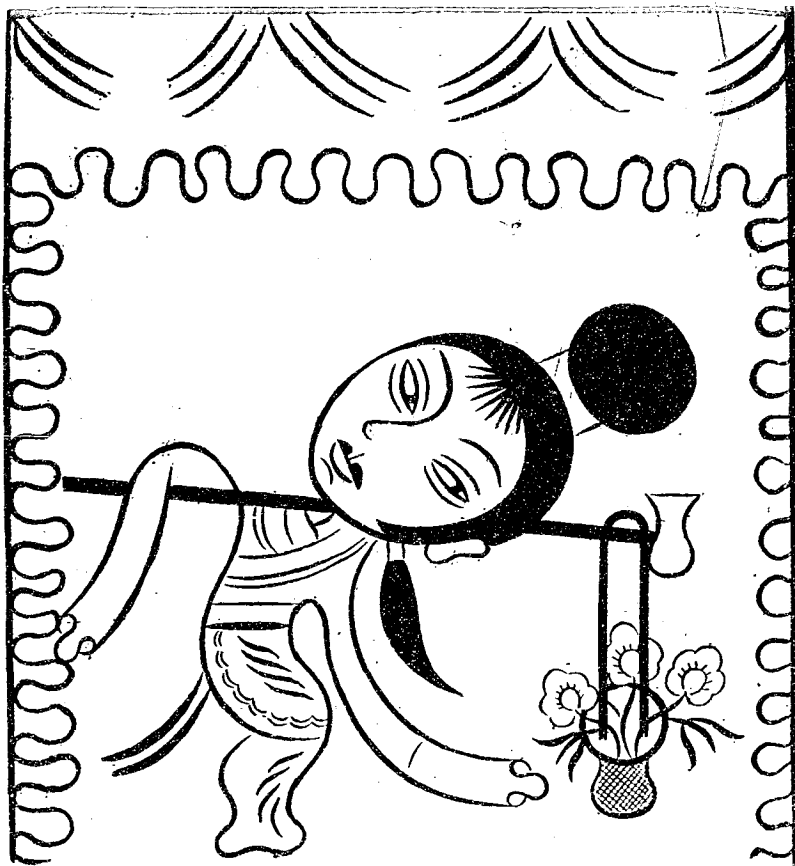


串戲

「上海小姐」在票友界的地位也有十來年歷史了。

登台彩排也有百來次之多，每次登台有幾十位表哥送花籃銀器什麼的，不知其數。

她一出簾門就有幾百只嗓子混合着喊出「好」字來。——雖則喊好的人是聽不出她在唱什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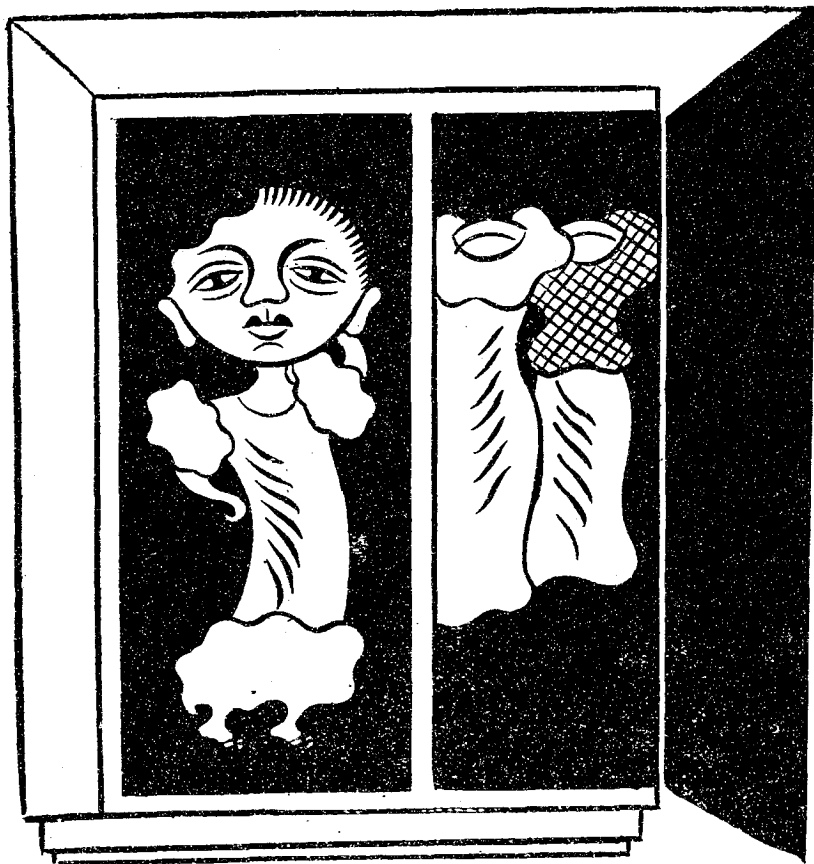


時裝展覽的前夜

明天要開時裝展覽會，這倒是衆目睽睽的所在，「上海小姐」雖則生來就出入交際場，不過逢到這些事，她的心頭兒不免小鹿亂撞，有些不大「那個」。

故此今晚她守着不找表哥，不出去玩兒，儘對着鏡子排練身段兒。

她在鏡子裏做了百十來個姿勢，揀頂好的留着預備明兒去上演。可是她終擔心得很。



宗教

「上海小姐」生來就隨和得很，什麼事情都沒的主見，要東要西總跟着人家走，入時的花樣兒總有她的分。譬如宗教，她就受上基督教，基督教原來是個好教，可是，「上海小姐」並不知道它的好處，不過時髦傢伙都進基督教，她也不妨隨着湊趣不。好在進基督教於她並無妨礙，正時玩罷了。



普陀海浴

夏天這個季節，是「上海小姐」討厭的季節，「上海小姐」天不怕地不怕，生平就怕熱，一到夏天，她就什麼都感到不自在。

這兩天她發熱的天兒，索性到普陀去海水浴了。

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，「上海小姐」，穿了件游泳衣，在海灘上裝美姿勢。——她怕晒黑了嬌嫩的皮膚，還撐一頂洋傘。

可是兩天之後，她吃不慣素菜，就生起病來了。



水上飯店

老獸在家裏，可悶得慌；上上跳舞場吧，太熱，找表哥談談，不
够刺激。

辦怎呢？「上海小姐」捧着腦袋，想了老半天，忽然她想起到黃
浦江的水上飯店，去吃點冰淇淋什麼的，納納涼倒是個好辦法。

黃浦江的風蛇一般的，打水上飯店的窗子裏游進，「上海小姐」
的心口裏叫着痛快，雖則這麼二個把鐘頭，化去二十來塊大洋，到底
「上海小姐」是認爲便宜的。



日光浴

可說是忽發奇想，「上海小姐」不知那塊兒學來的日光浴，她發個狠勁想試一試。

太陽火盆似的燒在「上海小姐」的身上，「上海小姐」心裏可狐疑起來：

「玩日光竟那麼不舒服。」

二點鐘之後「上海小姐」害起病來。

她發誓從此以後不再幹這個了。



寫情書

「上海小姐」想寫封情書，她默了十來分鐘，又想了十來分鐘。她抽了十來支烟，又廢了十來張紙，她想寫給誰，寫給表哥，寫給乾爸，寫給……她記不清寫給誰，又是寫給誰好，要想不寫吧，做個摩登小姐不寫情書，可有些不像樣。其實上海小姐不是不會寫情書，不過她要寫情書吧，不能像別人那麼隨便，她得有所好好的書室，有兩只「美麗的小鳥」在窗子外的綠柳深陰歌唱，她得；——像現在這樣子那成，不成她決定還是出去玩。



叢書 漫畫

發售預約

止截日五十月六至起日六十月五自

光宇諷刺集

第一種
平裝每册四角
精裝每册五角

淺予速寫集

第二種
平裝每册三角
精裝每册四角

志庠素描集

第三種
平裝每册三角
精裝每册四角

我們睜大了眼睛看一看這個大時代，我們就會明瞭爲什麼淺畫在這個時代裏頭會得抬頭。這裏我們特約了中國漫畫界最高水準的幾位作家，選刊漫畫叢書。以上三本是第一批，我們不願意在廣告上吹牛，喜歡讀漫畫的讀者們自己是知道的。

本叢書第一種本月出版以後每隔半月出一種

預約辦法

平裝三種全定 祇收七角
精裝三種全定 祇收九角
預約一種 照價八折

售處經總

所行發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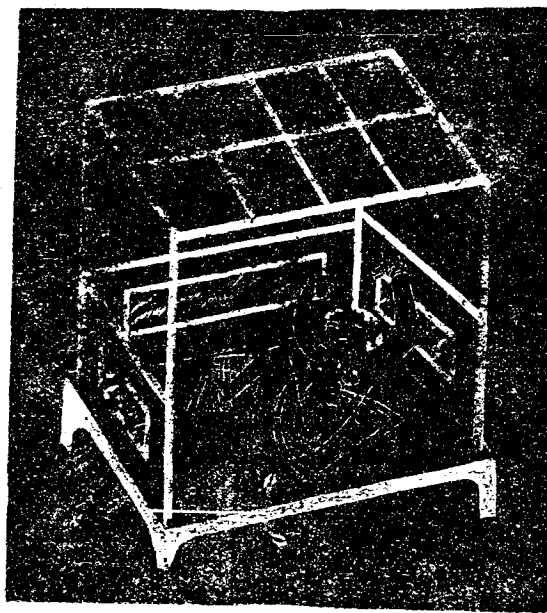
司公誌雜書圖國中·社版出立十

三一二二九話電

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

民 間 情 歌

張
光
宇
繪



獨
立
出
版
社
印
行

精 裝 每 冊 四 角

平 裝 每 冊 三 角

上海漫畫

最新型式漫畫月刊

是全國漫畫家的大集體。

以建設漫畫的新精神。

取材新穎 趣味濃厚

歡迎訂閱

零售每期兩角

編輯者 上海漫畫社

定閱		冊數	國內	國外
寄費在內 郵票代洋 十足通用	全年十二冊	二元二角	三元五角	
	半年六冊	一元二角	二元	
		二元		

總發行所 獨立出版社 ·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
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二九二一三

天地人

思想 · 生活 · 文藝 · 半月刊 ·

新穎的姿勢 · 親切的態度
 豐富的內容 · 切實的材料
 供給讀者精神思想的需要

歡 迎 訂 閱

零售每期壹角五分

主編 徐

訂

郵票代用 足通用	寄費在內	半年二十冊	全年廿四冊	數冊	定價
		一元八角	三元四角	內國	
		二元八角	五角四角	外國	

總經售處

總發行所

獨 立 出 版 · 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

電話 九二二一三

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上 海 小 姐

全 書 一 冊

定 價 大 洋 壹 元

實 價 大 洋 壹 角

胡 考 著

出 版 發 行

獨 立 出 版 社

上 海 四 馬 路 三 八 〇 號

經 售 處

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

77 3 2

476248

